

※ 《Inception of JUP in Sheung Shui》 ※

作者: 小丁丁

Powered by [紙言](#)

(序)



這是一個半科幻、半真實的原創小說故事，圍繞上水區為主題；故事由我遇到一隻，擁有「琥珀」色瞳孔的小貓開始。一個個充滿學生回憶的美夢，現實中卻遇上一段段怪事，似真非真的世界，慢慢揭開故事的背後。希望，這小說可以能夠，讓讀者有想像和思考的空間，補完一些疑點及情節，有處身於小說內的感覺。

主要會着筆於心理及情感變化；其中，還會描述不同的地方及場景，讓讀者更容易了解故事；所以主線流程不會太快，要耐心看喔；至於，這是作者的第一次原創小說，請大家多多包涵，歡迎討論。請踴躍轉載，並請註明出處及作者，感謝。

小說：Inception of JUP in Sheung Shui

作者：小丁丁 與 鋼玫瑰

FB專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Inception-of-JUP-in-Sheung-Shui/280987075390663>

(一) 蝙蝠俠貓

(一) 蝙蝠俠貓

人生總是忙碌，沒有對自己的「存在」有一個肯定。經過了一個似夢非夢的泡影，我着筆將它寫下，將一段段往事砌疊起來，結果是如何，每人心中也會有自己答。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一日早上七時二十分(星期五).....我拖着身軀緩緩的踏上回公司的路上。怠慢的步伐就像對生活不滿的暗示，只會越走越慢。對於二十來歲的我應更有朝氣和活力，人生只剛開始了一少段，已了無生機，還怎走下去？

也許，過去的生活真的使我背負太多。父母早亡，中二那年又曾發生意外，令自己短暫失憶，當中的那種徬徨無助，孤單寂寞，又有誰人感受過呢？

由上水鄉步行出至上水火車站，只需要十五分鐘路程，途經一個有二、三十平方米大的露天停車場，是上班必經之路。

位於車路的主要出入口，我看到一隻奇特的小貓。牠全身半黑半白；背上有一大塊黑色，看似是白雪貓身披上了烏溜小斗篷；加上白小腿、黑尾巴；形成視覺上強烈的對比。

其中，更不得不提，牠上黑下白的頭部，徹頭徹尾是一隻帶上漆黑「蝙蝠俠」面罩的白貓。

最詭異的是牠那一雙「琥珀」色的瞳孔，像有千言萬語卻不能說出，只是靜靜地瞪着我，像黑洞般吸引我的雙眼，我們對望了。

四周寧靜得連葉聲也聽不到，彷彿世界只剩下我和牠，氣氛一時間已到達至神秘的極點。

突然，我記起！我認識這隻蝙蝠貓！牠經常在北區中央公園出沒，唯一不同，就是那一雙深沈的琥珀瞳孔，我從沒見過在任何生物上出現。

談起北區中央公園，相信上水居民應無人不知，它位於上水和粉嶺交界，佔地八點六零五公頃，園中心為一個大型人造湖，四周有着不同仿古中國式的涼亭、小橋，周邊花草樹木是跟着季節所佈置，散發出濃厚的文化氣息；無疑是不少龍友影女模的絕佳佈景；晚上更是師奶們放歌跳舞，進行「飯後操」的好地方；十一時後，關上大門的公園無疑是情侶們「偷情」的好去處。

蝙蝠貓本應在公園竄地流浪，怎會在上水鄉出現？兩地起碼相隔數公里，途中更有不少車路、建築物阻擋，豈容一隻小野貓輕易穿過？就算離開了公園，牠來這又是為了什麼？食物？住所？不論如何，牠的的確確出現在我眼前，顯示出那雙迷惑人心的琥珀小水晶。正當我百思不得其解時，蝙蝠貓「吱」一聲消失了；我四處張望，也找不到牠的身影，逃得真快。

接下來便是一整天勞累工作.....手，從沒停下，一份份的文件已堆積如山，連午飯時間也草草了事...由早上八時開始，一直到五時半...想到今天工作完成後，星期六，日便可以好好休息一番，這就像興

奮劑一樣，使疲倦的我再次充滿活力，手指又開始在鍵盤上飛舞。

「灑，灑...」開着水龍頭，讓溫暖的水點滴滴答答打在身上，這便是最佳消除倦意的方法。但人在最舒服，總是會胡思亂想，腦海浮現出今日的情景...那隻蝙蝠貓卻在我腦中揮之不去，尤其那雙「琥珀」色的瞳孔，像一個無言的啟示。精神抖擻後，我步出浴室，走向那凌亂不堪的書櫃，開始整理自己的文件。

「咳，咳，咳...」一疊疊厚厚的文件，有些鋪滿了積塵，我用手拍了幾下；更發現有些已因為歷史久遠而變得啡黃。

其中，我卻找到了一張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學歷證明，望着它，中學時代的一點一滴的回憶，在腦海中一段段重溫起來。唉！人生總是不斷的後悔，想着想着便會有一種盼望，一種想「回到過去」的感覺，希望一切重來便會生活得更好的感覺。

至於會考證明上成績只是馬馬虎虎，有幸進了大學。一不留神，手鬆了一下，成績單掉在地上，於成績單的背後，看到一組用鉛筆所寫下，意思不明的數列 ----- 215 587 567 877 767 481 269 269 607，凌亂而潦草，看似趕急情況下寫上的。看着這串沈甸甸的數列，腦子飛快的運轉，轉啊，轉啊...

想破了頭也是想不出原因。它有着一種似曾相識卻讓人陌生的感覺，一時間也是毫無頭緒。但這串數列的字體是出自本人筆跡，絕無花假。可是我中學時真的這般無聊？而且復印了無數次的高考成績單，竟沒有被人發現這串古怪的數列？多想也無謂，我便放下成績單，收拾好一切。然後一個翻身便鑽進床中，順手打開了MP3。

「It's undeniable, that we should be together」

「It's unbelievable, how I used to say that I'd fall never」

隨機便播放到Brian McKnight的舊歌 ----- Back at one。這首歌我很喜歡，將追求女神的過程步伐化，讓你一次又一次經歷，一次又一次回味...

「One, you're like a dream come true」

「Two, just wanna be with you」

「Three, girl, it's plain to see that you're the only one for me and」

當談起中學時代的我，算不上是帥哥，樣子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加上成績不俗，運動不錯；總獲得不少女同學青睞，所以感情總是一段接一段，從不間斷；有些情人轉眼即逝，有些卻刻骨銘心，更有些因沒勇氣而成為了永遠埋藏在心底的遺憾。

但求學時代過了，卻單身到現在。人生總是有一些不完美地方才是人生，沒有永遠的一帆風順。

「Four, repeat steps 1 thru 3」

「Five, make you fall in love with me」

「If ever I believe my work is done」

「Then I start back at one」

Brian McKnight磁性的歌聲，時針一下一下的跳動着，答，答，答...漸漸帶我進入夢鄉...

一道強光透進了眼簾，我慢慢睜開了眼睛，伸了一個懶腰，打了一個呵欠，便一步一步進了洗手間。當走到鏡子前，我呆了一下。「吓！這個...」我看到鏡子中的人，這個人，並不陌生，但我心理卻感到驚訝，這是當年的郭富城效應，髮型還是時髦的「中間分界」，而且還沒有帶上眼鏡；臉上還有一些稚氣，有小壞男孩的感覺。

鏡中的人，這的確是卻是十二年前的自己。

我伸出雙手，摸了摸鏡子，又摸了摸自己的鼻子、嘴唇、下巴...感覺很真實，同時感官對四周環境很模糊、很陌生；意識中，我否定了身處的環境，卻肯定着鏡子前的自己。

「難道我真的只是在夢中？什麼回到過去的奇遇？是想太多吧！我應該是在夢中，但回到中學時代的夢，真的沒試過，也許是上天給我一個慰藉自己的機會吧。」我喃喃自語了起來。

但隨即又想到，既然知道自己是在夢中，便是一件十分難得的事。哈哈，那代表做什麼也不用負責任吧！法律的管制、社會上應有的道德觀，一下子被打破，腦海中實實在在閃過了無數個邪惡的念頭。

接着，我便走向衣櫃，打開櫃門，拿出那一套很讓人很懷念的校服，尤其是襯衫上的小雞校章，散發着青春的氣息。看着看着，便慢慢穿上，束緊了皮帶，然後套上一件紅色的背心毛衣，再整理了一下衣領，以一副標準「紅雞」學生裝扮，掛着一個壞壞的笑容，出發了。

以一個過來人心態，並擁有了知識和社會經驗，來應付老師、同學和考試，這無疑是人生的作弊；以網路遊戲角度來說，這還不是開了「要付錢」的外掛？

(二) 回到中學

(二) 回到中學

踏出門口，走在上學的路途上，一路感受着微風的輕拂，一路享受着溫暖的陽光；帶着點點期待、點點興奮的心情；步伐漸漸變得輕快，嘴邊也開始哼起小歌。不用十分鐘的時間已走出了上水鄉，並走進了隧道，只要一出隧道便會看到我的母校 ----- 紅雞中學。

在學校旁邊，有一個只有半個標準游泳池大小的公園；裏頭種了一些常見的灌木，幾張長木椅子，幾張印有象棋棋盤的石桌子；也許太接近學校，大白天根本沒有紅雞學生在此逗留，俗言有話：「不要此處食，此處痲」。

上學途中，看到很多不同紅雞學生，有一些初中生是頂着一個大書包，手拿一個大環保袋子，一看便知，是一個整星期也不會執拾書包的學生。有些卻只掛着一個手挽袋在手臂上，一身輕鬆地上學，這便是不會拿書回家看的學生；這類不看書的學生大多是有點兒漂亮，「飛女多是姿色女，獲益總是MK男」。

「喂~~」一把清甜、帶有娃娃聲音我身後傳來。站在公園中的我，一轉身，便看到一個身穿紅雞校服的青春少女正向我揮手。這個熟悉的臉孔也算是久違了；她只是中一、二跟我同班的女同學 -----

文靜蕾，雖然她名字中有「文靜」二字，性格卻跟文靜沾不上邊；十分有緣，她常被編排坐我的鄰座。

她是一個有少許包包臉的人，頭上束起兩條小馬尾；眼睛不大，卻水汪汪、亮亮晶晶，加上嘴唇有點兒豐厚，有些像是擁有包包臉的小舒淇；樣子評分絕對不是女神級數，算是中上區域浮游；身形卻有些略胖，但決不是欣宜那種，整體感覺是「有肉地」吧。

中學時期，我曾對她有過一些好感，但她說話總是較為刻薄，又偏向於搞小圈子，所以不太討人喜歡；當不再跟她同班後，才知道她曾暗戀過我。一切像浮雲般，過去了便過去了，直至高中、大學、出來工作也沒有跟她連絡。現在，看着她，心頭卻湧了上一陣陣感慨，亦開始留意這個女生。

「早晨啊。文靜蕾。」我緊緊的盯着她回答。

「怎麼盯着人的臉不放？我臉上有什麼嗎？」她一臉不解地看着我，又摸了摸自己的臉蛋。

我隨口便答了一句：「沒有啊，只是覺得你今天特別可愛而已。」她突然低下頭，一反常態，沈默起來，臉蛋也開始泛紅，眼看她快變成一個已熟透的紅蘋果，我便哈哈的往前走。

走到學校正門前，一個個領袖生已在門後列隊，嚴格執行校規上的校服儀容，什麼滴水不可過半耳、留海不得過眉毛等；更有不少剛進校門的學生已被「邀請」到一旁，教育一番。

「同學，同學。」有一個領袖生，已走到我身旁，並伸手想攔截我的去勢。此時，我左手一擋，順勢推開他的手，便直接往前走。換轉以前的我，只會任人魚肉，不要說反抗，連表達意見也不會，一切也會默默承受。這些人，總有一部分是欺善怕惡，手執雞毛當令箭。

「同學！同學！」他仍然冥頑不靈跟在我背後。我一轉身便怒目相向，沈寂了幾秒，才沒好氣問道：「有什麼事？」

「同學.....你、你、你.....是否有穿短襪子？」很明顯他被我的氣勢所壓。

「如果沒穿，怎樣！？」我說得振振有詞，他一時也反應不來，呆在原地，眼睜睜地看着我，一步步踏上樓梯。

走到2C班的班房門口，看到一個個舊同學，臉上的稚氣，掛上一個個天真的笑容，這只是學生時代才會看得見的笑臉。此情景只有在夢中發生。

突然，有人拍在我的肩膀上，他那細長的眼睛，尖鼻尖嘴尖臉，理了一個光頭，對我露出一個奸商般的微笑。這人叫方家杰，也算是我生命遇到的一個奇葩，我跟他由中一便開始同班至中七，大學也是同校，連出到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同一間公司。

可惜的是跟他只是一個有緣無份的朋友，他個人較看重利益，機會主義者；學生時期倒不覺問題，變成同事後，因看法不同，總是為公事吵起來；加上價值觀不同，對工作態度完全相反；結果便沒有再來往，也算是人生中一個缺憾。

當看到他這副，既熟識，卻陌生的臉孔，感慨萬千；一切像人生的影像重播，一幕幕畫面重現眼前。「杰爺，怎樣？」我親暱將手搭在他肩膀上。

「體育報告的小組滿人了嗎？」他眯起眼像一條線問。遲疑了一會，想到現實中的他，已沒法再一起共事，甚至已成為陌生人。而過去的中學時代中，我是沒有曾經跟他一組，那怕只是幾刻鐘的夢...跟他再次合作做一件事，也算是一個彌補遺憾的機會吧。「多一個跟少一個人也沒太大差別。一組吧。」我便答應了他。

一陣寒暄過後，上課鐘便響起了。我慢慢走回自己座位，看到已坐下的文靜蕾，她仍然是低着頭，一直瞪着桌子，但臉上已退去了泛紅，同時，看出她不敢和我有任何眼神接觸。

「以前中學女生是這麼臉皮薄？也許小時候沒被人調戲過吧。」我心中暗想。但隨即便想，再加大力道調戲她，看一看她尷尬的樣子。

我坐下後，便故作深情的望着她；她察覺到我的視線，她頭低得更厲害，差不多碰到桌面上。此時，我更肆無忌憚，把頭再探前，直至到她耳朵旁邊。同時，亦聞到從她身上散發出，有如蘭花般的淡淡香氣；這也使我有點兒心跳加速。

「小蕾~~

」輕柔地叫道，更向她耳朵吹了一口氣。她抖震了一下，由頸子開始迅速紅了起來，慢伸至臉上。

「什、什麼、事事？」「沒什麼~~嘻嘻。」看到她這個樣子，我也滿意的笑了起來。反正是夢境.....不如.....突然！我托着她下巴，往她嘴上狠狠地吻下去；感覺到她嘴唇上的溫軟，還知道她塗上了檸檬味的唇膏。在這個夢中，能夠再遇上方家杰，又可以不用負責任地一親芳澤，真的希望不會再醒過來，從回孤獨一人。

此時，班房四周響起音樂，而且越來越大聲，去到震耳欲聾的程度。

我慢慢睜開了眼睛，原來電話鬧鐘響起了。唉！還我的美夢啊！我還有很多沒做的事情！等一下！今天是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六，我應該沒設定鬧鐘。我趕快拿起電話看看，這一刻，我腦子空白了一下，這.....

我看到一個陌生的電話號碼，和一個熟識的名字 ----- 「小蕾」。我怎會有她電話？

「喂？」我拿起電話接聽了。「懶惰豬！快快起床。你約了我吃早餐，不要再賴床啊。」

電話中傳來了一把清甜的娃娃聲，除了文靜蕾還會是誰？我心中大惑不解，為什麼對話內容，怎想也像是情侶關係？

「喂~~
你怎樣？身子不舒服嗎？」文靜蕾擔心問道。此刻，她的關懷，使我心裏傳來一陣陣的暖意。

「喔。沒什麼。只是剛睡醒。」

「嗯嗯。那你不準賴床，三十分鐘後，學校小公園等。」

我皺了皺眉頭，思考了一會，這是什麼事情？

(三) 真假小蕾

(三) 真假小蕾

我從床上跳了起來，急急的梳洗了一下，匆匆出門口，往學校小公園出發。今早陽光十分燦爛，光線直接打在我的身上，像諷刺我所面對的急變般。

「嘻~~等了很久？」一把喜悅的娃娃聲在我身旁問起來。

我一轉頭，便張大了嘴，頓時啞口無言。她仍然是帶有少許包包臉的人，膚色凝白透紅，留了一頭烏溜溜的及肩長直髮；最要的是她清減了很多，穿了一件白色少透的T-Shirt，顯出她嬌滴滴的體形，下身更是貼身深藍色的長牛仔褲，襯托出她修長的腿形；由於清減不少，眼睛也相對變大了，更水汪汪、亮晶晶，只要看着這雙眼，彷彿曉得說話；加上淡紅小豐唇，無疑是一個鄰家美少女。

「你等傻了嗎？什麼也不說。」「喔、喔。早丫。」我話語未下，她已伸手拖起我的手，以熟練的手法，變成十字緊扣的狀態。原來她的手是十分小巧，軟綿綿的質感；感受到她短短的手指，緊緊地扣着我的手掌，生怕我會掉開她般。「走吧。我已想好吃什麼了。」說完她便拖着我走。

在路上，看見她活潑可愛的笑容，口中說着一句句圍繞我們生活的趣事；當然她所說的經歷，我是全不知道。心裏想着：「有這樣的可人女友也不錯。」此時，我根本說不出所謂的「真實」情況，只能繼續扮演一位稱職男朋友。

我們去到遠近馳名的廣成冰室，出名的食物有紅豆冰、薑絲牛肉通等等，聞說連譚校長也常來光顧。鋪面當然是火爆非常，尤其在星期六、日的日子；等了差不多半小時才能入座。我們通過了那窄小的門口，一入店內，便感受到那老香港的冰室特色；一把把掛天大風扇，板木造的卡位，吵鬧的樓面，讓你回到五、六十年代的餐廳。

「麻煩你，兩份茶餐，跟牛肉通粉。一杯冰奶茶，一杯冰檸茶。」小蕾一坐下便跟侍應說。

說完她便看着我，甜甜的笑著問道：「對嗎？」

「嗯。」到現時來說，這一個小蕾給我的感覺是有主見，同時會顧及別人感受的女生；言談間，亦感覺她是真心喜歡自己，不是一般港女的「目的性」喜歡，不好名牌，不好錢財。奇怪的是，她表現得十分完美-----

有主見，又會善解人意，有時卻愛撒撒嬌，小鳥依人般粘着你，有時有會給你點私人空間；基本上是所有男生夢寐以求的類型吧。

一頓早餐過後，她便露出小妖般的笑容，輕聲細語靠在我臉前說道：「走吧。別忘了.....今天的.....」她便站起來，拖着我的手，走出冰室。我們穿過了石湖墟，途經不同舊式店舖，賣的有雜貨、文具、被褥.....大多將貨物擺出鋪面，不標上價錢，讓人討價還價，別有一番風味。但由於地理上位置，靠近祖國口岸，為了滿足內地人的消費量，很多地產商積極的發展上水；變成了很多大型連鎖首飾店、紅酒店、藥房等迄立於石湖墟中，這些充滿舊香港色彩的老鋪，真是買少見少。

走到龍琛路的十字大街，站在紅綠燈前，小蕾便閉上雙眼；好像等待着什麼似的。

看着她閉起眼的臉蛋，我有點不知所措；當綠燈亮起，我可以做的就是執着她的手，不明不白地拖

着她橫過馬路。

過完馬路後，「怎樣啦？」我疑惑地問。小蕾慢慢睜開雙眼，含情脈脈看着我，並答道：「嘻嘻
~~

在危險地方，我喜歡閉着眼，讓你帶着，感覺會很安心。」她這些「作弊」的小動作，根本是一道貫穿心藏的飛箭，任何一個男人也會被這份信任和認可所打倒，夫復何求；亦使我第一次萌生起，一生一世保護她的念頭。

一下子，我們便走到天平邨一個單位前；此時，小蕾已拿出了鑰匙來，打開了大門。她進去後，回頭看看我，皺着眉頭，嘟起小嘴的問：「怎麼不進來？」我慢慢的走進屋子，四周張望，探頭探腦的偵測了一下。

「什麼事？又不是沒來過。古古怪怪。快說。」她調皮的跳進我身邊，挽着我手臂，裝出一副逼供的樣子問道。

的確，我真的第一次來；這，一桌一椅，一燈一門；不是沒印象這麼簡單，而是從來沒見過。自早上起床自今，我一直陶醉在小蕾的愛情中，根本没好好思索，這一個「小蕾」是怎麼回事？

「傻瓜，你坐一坐，我去換換衣服。」

「還有，不准偷看啊！」她裝強硬命令着。她便走進房間，關上房門。

她說完這曖昧的說話。我坐在沙發上，腦中閃過很多「至理名言」：「『當女性說不要，就是可以。』」、「『口裏說不，身體卻很老實。』.....」

一番天人交戰後，腦子終冷靜了下來。「咄」一聲，房門開啟了；小蕾換上了淺藍色小背心，因為十分貼身的關係，使胸前顯得更偉大；嫩白的肩上，除了那淺藍色小背心帶，還有深黑色的Bra帶。下身更穿上深藍色白邊緊身熱褲，將有少少翹起的臀部表露無遺；更露出她那雪白凝脂、均稱小巧的美腿。

她情濃愛意的緊緊看着我，一聲不發，臉上掛着情意綿綿的微笑，一步步走向我；每當她向邁進一步，我心臟的跳動就加快了一下子；直至她走到我面前，心如「大象」亂撞。難道她說，今天的.....便是.....

她伸出雙手，繞到我的頸子後，面向着我，順勢坐在我的大腿上；我全身上下感覺到小蕾的身體；聞到她吹氣如蘭，胸膛感受到她壓向我的胸部，大腿上那種臀部的柔軟感，小腿與小腿交纏的觸感；這一切一切刺激着我的感官，理智就快突破了；什麼「假小蕾」的懷疑也拋諸腦後，心中只有眼前的小蕾。

「吻我。」小蕾輕聲細雨嗔道。此時，襄王是不應有負神女的要求！真漢子就更不應什麼也不幹！我深呼了一下，伸手抱緊了她腰背，狠狠的吻下去了；那似曾相識的感覺立即湧現，她嘴唇上的溫軟，還有她唇上那檸檬味.....當我想用舌尖進攻的時候，我睜開了眼，看着她那令人心醉的眼眸。

看着她水汪汪的眼睛，我頓時發呆了一下，有一股涼氣從我後腦散發出來.....我看到，看到了！她那雙瞳，慢慢變成了琥珀色！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琥珀色瞳孔重現眼前！她是那隻蝙蝠貓？不，她是人！她是誰？

(四) 中七之約

(四) 中七之約

之前享受的激情，一下子煙消雲散。我第一時間的反應，便是用力的推開了了她；看到她倒在地上，一臉錯愕的表情，還有那琥珀色的雙瞳；我一言不發，站了起來，頭也不回，飛快的向正門跑去。

跑了出門後，我聽到小蕾在門口，帶着哭聲的向我叫嗆：「什麼、什麼事？嗚，嗚。你、你不，不願意，嗚，那、那算吧，別、別走，好嗎？」

聽到這楚楚可憐的哭嗚聲，我於心不忍，回頭一看，見小蕾雙腿分開，跪坐在門前，淚流滿面，見人憐愛。

小蕾一看到我停下，便口齒不清的哀求道：「嗚，嗚。什麼、什麼也依你，好嗎？」同時，看見她用手抹眼淚時，那雙琥珀色的眼睛；我便鐵了心腸，繼續狂奔。

一出升降機門口，我便向我家奔去；此時，電話響起，看見來電是「小蕾」；我猶豫了一下，想起今早甜蜜的回憶，又想起小蕾可愛的臉蛋，動人的小動作，悅耳的娃娃聲，那無可挑剔的性格；我呼了一口氣，按在「拒絕接聽」上。

我心中暗想：「小蕾的確很可憐，但還沒弄清來龍去脈，絕不能輕舉妄動。」

我跑回家中後，立即脫下所有衣物，走進了浴室，將水溫的調較手柄推到「冷水」刻度，讓刺骨的寒水打在我身上，冷在骨子裏。冷靜！我需要冷靜！

我「呼，呼，呼.....」的喘着氣，腦子不斷的思考着整件事情。

腦海裏閃出很多疑問。

第一：我是否還在夢中？如果我活在夢中，這一切便迎刃而解；只要我乖乖等着醒過來便可。

「我思故我在。」我應該還生活於世上，但之前在夢裏也可以思考，這.....證明「我思故我在。」是行不通。也不能得出結論。

第二：抑或我已死了？我再不在我應在的世界，在一個新的世界。

這個，周邊的事和物，我的確認識，也沒什麼特別變化，唯獨是有關小蕾的一切外。我需要做的事，便是驗證這世界是否跟我生活的世界一樣，當然除了小蕾外。如果，的確如我所料，那第三點便十分重要了。

第三：小蕾的雙瞳為何會變成「琥珀」色？

明顯地，從我接觸了那雙「琥珀」色的瞳孔開始，我現存的世界才產生變化。我必需重新了解這琥珀色的瞳孔。而那隻蝙蝠貓跟小蕾又有什麼關係？我穿好了衣衫，一踏出浴室便聽到家中電話響了起來。

「鈴·鈴·鈴.....」我連來電來沒看，也知道是誰。我沒掛線，亦沒有接聽；只是坐在沙發上等待着；刻意製造沒人在家的錯覺。果然，鈴聲響了一陣子，便掛了線。接着，我的手電也開始震了起來，我理也沒理，看也沒看的臥着沙發上。

我環顧家中，眼見房間間隔、傢俬擺設也是跟以前一模一樣；一切也沒任何變化，當下心頭一鬆。

心道：「也許是個奇遇，改變的只有小蕾，是上天把小蕾賜給我。」看着這個家，我感覺到安心的感覺；環顧四周時，我看到了昨天整理過的書櫃，看到第二排的書格中少了一本書；我記得應該是擠滿書本，為何？

經過怪事不斷後，心情猶如過山車。現在，我一下子又緊張起來，當下提高警覺性，心想：「難道有陌生人進來？」靜悄悄地往廚房走去，拿起一把幾吋長的刀子作武器；小心奕奕地在四周巡視一下，廚房、浴室、睡房，連衣櫃、門後也檢查得清清楚楚。

最後，確保所有地方沒有人，隨即門窗鎖好，才慢慢搜索這個書櫃。這個書櫃由實木板砌成，形狀四四方方，有上中下三排，每一排也差不多擠滿書本或文件夾，根本沒什麼特別。但當我摸到書櫃頂時，我摸到了一本手掌般大小的小書。

正於此時；電話又再響起。我放下小書本，走去沙發，拿起電話，正想把它關掉時，便看到來電顯示 -----

「杰」。明明跟方家杰很久已沒有連絡，他找我所為何事？好奇心驅使下，我接聽了電話。

「喂？」

「約定到了！快出來！1003等。」

「啲、啲、啲.....」方家杰一說完，便急急掛了線。

約定？我跟他已一年多沒有說話，突然來什麼約定？他在說什麼？在滿腦子疑雲下，我倉促地出門了。

說到1003，它是位於龍豐商場樓上，經營超過十年的模型店；賣的，除了模型外，還有精品、遊戲卡等，門口還放置了很多扭蛋機，裝滿了由日本空運到港的扭蛋；至於，它為何能在日新月異的上水區中，多年不倒？哈哈，當然有很多「商業」因素。

剛過一刻的時間，我已站在1003模型店前，看着電話，等待着方家杰。

「踏、踏、踏.....」一陣急速的腳步聲由遠至近傳來。

我一抬起頭，已看到方家杰，他矮小的身板，穿上了筆挺的黑西裝、白襯衫，加上一條黑色幼呔，是典型的「黑白配」。見他急步的，從上水新都方向走來。看着他臉容沒什麼大改變，細長的眼睛，尖鼻尖嘴尖臉，頂着一個光頭；唯一不同的，就是多了一份滄桑感，像經歷了不少事情。

他氣沖沖的走到我身旁，彎下腰，低着頭，呼呼的喘着氣，頭上流着不小汗水；明顯地，他是趕過來。

「約定，約定到了！」他仍低着頭，上氣不接下氣地說着；同時，他把手中的黑色文件袋遞上。

「這是什麼？什麼約定？」我並沒接上那黑色文件袋，疑惑地問道。

他緩緩的抬起頭，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但當我與他眼神一接觸，他便惶恐地避開我的視線。

他又低下了頭，沈寂了數秒。突然，掉下了那黑色文件袋，轉身便跑去。

「什麼事？喂！方家杰！喂！別走！」我一彎腰拾起文件袋，便像獵豹般彈了起來；跑了兩步，便一手抓緊了方家杰的肩膀上。

他順勢一轉身便大喊：「不關我事！是你、是你自己中七那年，叫我今天，一四年二月二二日交給你！真的不關我事！我什麼也不知道！」

「中七？」我瞪着他。天啊！看着他眼睛，竟然！竟然又慢慢變成了琥珀色！又是這雙瞳！這是咀咒嗎？

我頓時發呆了一下，方家杰一下子，便擺脫了我的手，一溜煙的不見了。過了一會，我從一片空白中，回過神來。才慢慢意識到，我左手正抓緊着的那黑色文件袋。我小心奕奕地打開了文件袋.....

(五) 小心因果

(五) 小心因果

打開了黑色文件袋，伸頭向袋子內探了一探；看有一個印有紅雞校章的泥黃色文件夾，有一點殘舊，明顯是有一段歷史的學校文件夾；還有一塊像「白玉」的柱狀東西。

首先，我從文件袋中，拿出那有點歷史的文件夾；一抽出便看到文件夾封面，已有七個大字 -----「2C 體育科報告」。

看到這，我鄒一鄒了眉頭，在我的記憶中，不斷搜索有關這體育報告的資料.....

真的完全沒有印象。隨即我便打開這文件夾，細閱內裏的內容；發覺報告上所寫的東西，平平無奇，只是介紹着一種由自組人員所創的活動，包括活動玩法、規則、場地安排、兩天程序等等.....

當揭到最後一頁時，我看到了「組員名單」。名單下有四個名字：

我的名字、方家杰、一個被人塗掉而看不清的名字 (隱約看見了Jup.....)、穆希羽

穆希羽？在香港，這名字不普遍，應該說是很罕見；「希羽」，於女生來說，還是有人這樣改名，但「穆」姓就真的沒見過。而最想不通的是，我對「穆希羽」這個名字是陌生的；如果中學時期，這真的是某女同學名字，我絕不會不留意。

接着，我便放回體育報告，拿出那「白玉」色的柱狀東西來看，對着它也是毫無印象。表面看，它成圓柱形，長約兩吋，闊約四分一吋左右，十分小巧；仔細觀察後，發覺它晶瑩剔透，從內至外伸延着一股神秘的乳白色，看似一塊白玉；表面還刻滿了方形的圖騰，散發着古瑪雅文明的氣息。

經一番研究後，再沒有任何收獲，我便把「白玉」也放進了黑色文件袋。

說回來，為何到現時為止，一切「怪事」，我都沒有相關記憶？小蕾的事、方家杰的約定、還有這個「穆希羽」；是我忘記了？還是，所有「怪事」都是假的，一切有人刻意安排？這「穆希羽」是暫時的一線索，去解開一切的「怪事」。

唉，我真的很累，很累了！我漫無目的地在上水街頭遊盪着，心亂如麻、忐忑不安；此刻，我什麼也不想管、什麼也不想理；只想一切回復到原本。回到上水鄉中，家門附近，我看到了一身穿淺藍色小背心、深藍白邊熱褲的嬌滴女生，她拿着電話，在我家門前左右度步，她不是小蕾還會是誰？

我没有上前，只是躲在大榕樹後，暗暗地看着她。從她煩亂不堪的腳步，感受到她心中對我的着急，她一臉的不知所措，間中拿起電話看看，又四周張了幾下，接着又低下頭看着電話；紅腫的眼睛中，那琥珀色的瞳孔已全然不見了，但臉上還有多條乾了不久的眼痕，她剛剛應該是哭得很厲害吧。

看見這樣的她，使我有着跑去緊抱她的衝動。心中卻不斷抑制自己的行為，想到：「衝動是魔鬼！衝動是魔鬼！」

等了一刻，她左望右望了幾下，便忽忽離去，應該是出去找我吧。我再等了一會，確認她的確離去，我才輕手輕腳走到家門前，趕快拿出鑰匙，便閃身進了門口。

我回家後，把那黑色的文件袋放在桌上，一腦兒便大字型躺在沙發上；看到書櫃時，我便隨即想起櫃頂的那本手掌般大小的小書；我立時站起來，往櫃頂一摸，把小書往下一抽，便看到 ----- 朗文進階英漢雙解詞典●袖珍本。

看着這本字典，我腦子一閃；突然，想起中學時期，跟同學們傳紙條時，用暗語傳遞訊息的一個小把戲，避免老師們查問，就算紙條被沒收，只要說一句「不知道」，便可推得一乾二淨。解碼方式便是這本字典。

這.....啊！我想起了！那熟悉感，原來是這樣！

接着，我便往書櫃不斷找尋，將那些沒用的書本、文件全往沙發丟去；直至，我找到一個紫色文件夾，打開它，將中七的高級程度會考學歷證明抽出來，反轉成績單，看着那串潦草般的數列 ----- 2 15 587 567 877 767 481 269 269 607。

同時，我飛快地揭開朗文詞典，揭到第215頁，再看看頁旁的字母搜索標籤，「D」，並找紙筆寫下。再揭到587頁，「O」.....

直至將九個英文字母找齊，湊成起來。我深深的歎了一口氣，「呼~~」

不解的看着剛拼成的暗語：「DONT SLEEP」。

應該是「Don't sleep」吧。這個，太扯了吧。我認得，數列的字體是自己寫下的，是中學的自己留給現在的自己嗎？為什麼我完全記不起，自己曾做過嗎？究竟中學時期，我發生了什麼事？

不要睡，又是什麼意思？跟昨晚的「學生夢」有關連嗎？昨天的「學生夢」是夢，還是「現在」是夢？我開始弄不清，我看着成績單上的數列發呆。

「滴滴答答.....」屋外開始下雨。

在這瘋狂的事情中，我十分迷茫；忽然想起了，心中的那點綠洲 ----- 小蕾。同時又想到小蕾，跪坐在門前、聲淚俱下，在我家門前心急如焚的情景，心中卻很不滋味。下雨了，想到她弱小的身體，並沒有帶任何雨具，淋病了，怎辦？我開始擔心她。看着看着成績單上的數列，令人目定口呆的事情發生了！我張大了嘴巴，看到地上的成績單上，那數列下方，憑空出現了文字。

出現的方式 -----

就像一個隱形人用鉛筆正在寫上，一筆一劃的顯示出來，而且筆跡一現便立即變得折舊，詭異非常；完成後，就像多年前寫上般。

這是什麼一回事？是我瘋了嗎？還是我對世界的認知錯了？

「小心因果」這四字出現後，等了一會，便發現沒有文字再出現了。

我慢慢的將成績單放在桌上，同時，我心中的驚訝仍未平息.....

(六) 古怪美人

(六) 古怪美人

「小心因果」，那是什麼？何來因？何來果？等一下，今天所發生怪事，有關小蕾和方家杰，難道這些就是結果。那什麼是原因？

我躺在沙發上，閉上雙眼，呼吸慢慢放慢，手腳也開始放鬆，一下一下的兩點聲，像帶領着我的心神，腦子也變得昏昏沈沈，不知不覺地走進了夢鄉。

一轉眼，我已站在3A班房前，這.....又在夢中？我記得中三那年三月開始，便是「沙士」時代。此時應該是剛開學的時期，心中不禁深深嘆了一口氣；三個月後，大家便要帶上口罩，人心惶惶地上學了。

黃昏的斜陽，淡黃色的光線，從西天的天邊照映到我的臉上。我手中拿着一大疊彩紙，一不留神，鬆開了雙手，七彩繽紛的美工紙便一下子「灑灑」散落在地上。我回神過來，便立刻蹲下，開始執拾滿地的彩紙。

「我來幫你。」一把有少許沙啞且帶有韻味，有點兒像張柏芝，女生聲音在我耳邊響起。

我抬頭一看，看到一個輪廓分明的臉蛋，眉毛黑長；擁有外國人的眼眸，眼神中有着妖媚的味道；高高的鼻子，薄薄的嘴唇；嘴角總是微微向上，有點小壞女孩的感覺；加上小麥色的膚色，黑烏爽朗的短直髮，感覺有拉丁美人的氣息。

這是誰？我從沒見過？她也蹲下來，幫忙執拾起彩紙來。一消半刻，地上的彩紙已拾起。

「拿好啦，不要再笨手笨腳。哈！」她把拾好的彩紙雙手遞上，笑道。

「謝謝，麻煩你了。」我接過彩紙。

「不用婆媽，舉手之勞。」說完，她回頭便離去。

看着她不高不矮的背影，便知道她有美好的身材；就算穿上學校的毛衣，也能顯出女性的曲線，手腳肌膚緊至、光潤，加上陽光麥色，有着野性的美態。

看到她，心中一下子心血來潮，踏前一步，大聲說着：「你叫什麼名字？」

她頭也不回，單手舉起，卻提高聲音回答：「有什麼事，來4A班房找我，小師弟。」

「小師弟？她又知道？」我心想。

一轉身，正當步入班房時，便看到3A班房前的門牌；此時，心中一笑，便走進去了。班房中，只見方家杰坐在一角，用雙手搔癢着他的光頭。

他見我剛進來，像抓到一條救命草般，眉開眼笑奉承：「大哥，你還沒走？來來來，我幫你拿着，

請坐。」

望見他臉上邪惡般的笑容，不然心頭一寒，心想：「這小子，無事不登三寶殿。」

他一瞬間便拿走了我手上的彩紙，拉出了椅子，作了一個請坐的手勢。

我一坐下，他用那熾熱的眼光望緊我，哀求說：「幫幫我，大哥，設計一個班章。我不想放學後，要待到學校關門才能走。」

「什麼事？」

「拜託！今天，全班也知道，罰留堂，被下令幫忙設計壁報班章。」他不齒地說道。

「吓？」

「大哥，設計一個班章對你而言，小菜一碟；但以我美術上的『天份』，拿出拙作，只會再給老師炮上炮。」

「唔.....好吧.....」

「YES！你果然是好兄弟！」他興奮地叫着，更立即慇懃地獻上紙筆。

我接過紙筆，左盼右望了一陣，又抬頭看看白色的天花板，尋找着一絲絲的靈感。當看到3A班房前的門牌時，靈光一閃；便在紙上畫下了三個「A」字，但各個「A」字的頂端也是連着一起，上部分有二個倒着的「A」，下面是一個「A」是正立着；看似一個「輻射性」的警告標籤，不過，由「A」字組成。

「嘩！兄弟，你太有才，一分鐘不夠便完成。果然是大師級人馬。」方家杰油頭粉臉的說着說着，便順手把畫上了班章的畫紙抽去。

「我去去便回！等一下我。」方家杰拿着了畫紙，高興地一邊走出班房，一邊說着。

看見他離去的身影，想起曾一起渡過的：快樂的學生時代、工作中大小磨擦、怪異的中七約定，真的百般滋味在心頭。

斜陽西下，我慢慢向門口步去，想欣賞一下夕陽映照校園，黃金遍地的景色。一踏出門口，我便感受到手臂一涼，一隻冰冷的手，把我用力的向門邊一拉。

這一拉，我便撞進了一個人的身上。這人十分高，起碼有一米八三，但竟是穿着一套紅雞女校服。我抬頭一看，驚嘆不已。

一張精緻的臉容，月柳般的眉毛，大而圓的眼睛，高且削的鼻子，細小的櫻桃嘴，瓜子的尖尖臉形；這，這.....美得根本不能在塵世間找到，難道是「大量投資」的人工臉？但奇怪的是，那白得出奇的膚色，沒有半點血色；還有她那高挑的雙腿，長度與身體比例有點不自然，長得像兩支槍杆，緊緊的直插在地上；加上純白色校裙，配上棗紅色幼腰帶，簡直是一個活活生生的紅雞美人偶。

我看到她冷酷而無情的眼神，像看一個仇人般，緊緊的盯着我；她冰冷的葱葱玉手，十分用力的抓

緊我手臂，生怕我會逃走一樣。

「『引皿』？快、拿、出、來！」她的聲線像銀鈴般清脆，卻帶有一種令人心寒的語氣。她說話方式，不是口齒不清，但是字與字間斷斷續續，感覺像牙牙學語的小孩子。

「『引皿』？是什麼？你是誰？」我滾大眼睛，不解地問道。

她思考了幾秒，便道：「穆、希、羽；你、快、出、來！」她手更用力的抓着我。

我心中暗想：「穆希羽？！體育報告中的一人，怪事的唯一線索？」

「這是什麼一回事？我沒有什麼『引皿』。」我心情七上八下地問。此時，她冷冷眼神中，有一點異樣的轉變。

「小、心、因、果，太、遲、了。」她搖搖的自喃自語起來。

什麼？她說「小心因果」？中七成績單上的訊息是她給我的嗎？

「什麼小心因果？什麼一回事？快說清楚！」我激動地叫道。

突然，她鬆開我手臂，卻緊緊的抱着我，一頭便撞進她胸前，力氣其大。意外地，她是一塊不折不扣的「洗衣板」，人，果然無完美，有時候，上天是十分公平的。

我們身體緊貼着對方，聞着她身上陣陣幽香，看着她那完美無瑕的臉，眼睫毛長長的一閃一閃；心也開始「撲撲」地跳起來。

「我、『引子』、不、夠！需、要、你、的！」她說完，臉便慢慢靠過來。

引子？又是什麼東東？別再中二病！慢着！她想強吻.....心中一蕩，我想起了小蕾，想到她在大雨中找我，全身淋濕的樣子；便開始用力掙扎。

「別、動！你、回、去、危、險！『他』、快、來！」穆希羽認真地一字字吐出來。

「回到那？『他』是誰？」我依舊掙扎着。「『他』、是、報、告、中、的.....」她還沒說完，我便再聽不到她說什麼，只看見她嘴仍在動，卻沒有一點聲音；視線也開始越來越模糊了，直至眼前空白一片。

雷電一下子劃破天空，雷聲「隆隆」而至；我睜開眼，從沙發上醒過來，頭中發出陣陣刺痛。

「痛，很痛。」我口中咕嚕道。接着，我順手拿起電話看看，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八時正(星期六)。原來，我只睡了一會而已.....

(七) 3A班章

(七) 3A班章

想一想，這什麼事情？「引皿」、「引子」是什麼？「危險」又指？但肯定的是，「小心因果」是穆希羽所留下的。報告中的「他」，應該便是「2C體育科報告」中一人，而「他」便應該是那個被人塗掉而看不清的名字 ----- 「JUP」。

我假定這個「JUP」，是令我發生一連串怪事的人，而且危險性十分高。心中不其然認定他是一個大敵人。

「咕，咕.....」肚子咕咕地響起來；可能，接踵以來的怪事真的太多，忘記了，除了跟小蕾一起吃的那個廣成早餐，回家睡了一會，整天再沒有任何東西下肚子。我便從沙發站起來，順手開了電視機，並走向廚房。走進廚房，伸手打開了廚櫃，拿了一杯「合味道」海鮮味公仔麪；一揭開錫紙，便聞到一陣陣令人食欲大振的「味精」香味。將熱水沖進去後，這味道更濃烈，使肌腸輾轉的我，垂涎三尺。

此時，廳中剛開了的電視機，傳來報道新聞的聲音。

「啣、啣、啣.....現在是新聞報道，我是.....」

沖好後，我將「合味道」杯麪上錫紙蓋上，再放一對筷子於錫紙上，再等標準三分鐘，麪便大功告成。等待的時候，我從廚房的窗子望出去，綿綿細雨，雨，下得不大，卻下得密；偶而一、兩下閃電，像老天對世人哭訴什麼似的。

「3A組織的主席.....」新聞報道員說着。

聽到這段新聞，我眉頭一緊，便立即走出去看一看電視。

我看見電視畫面上，正播放着3A公司的總部外觀；怎可能？那裏，竟然是上水廣場；不！應該說，原上是上水廣場的建築物，卻已.....掛上了，我剛才在夢中所設計的，「3A」班章。那個3A的標誌，貌似「輻射性警告標籤」，已高高釘在前上水廣場的外牆上。

上水廣場是一座大型廣場，商場為五層高，寫字樓為二十二層高，約有150間店舖。地理環境位於上水區的商業樞紐，有行人天橋貫穿上水火車站、新都廣場、彩園邨大型屋苑等，更有天橋直抵石湖墟，可謂四通八達，方便之極。

可惜，上水廣場中的店舖越換越高檔，原因是租金飆升得很高吧；沒法子，內地客的影響，上水地段價格也直線上升；店中的銷售員也多只着重內地客生意。每逢周日和假日，廣場必定人頭湧湧、水洩不通。

這是.....前上水廣場掛着的「3A」班章，是什麼一回事。這可能是「JUP」做的。不，一定是他做的！我在夢中影響過的某些事，他便跟我惡意搞大這些事情，小蕾和班章的事情，便是鐵一般的例子。雖然不合邏輯，事實卻暗暗遵從着此規律發生。這個「JUP」，我一定會想盡法子，不讓你任何奸計得逞。

「3A公司剛透過警方發出聲明，昨晚公司總部遺失的『瑪雅白玉』，以五千萬緡兇，凡能提供有關資料，以五十萬加以.....」

我看到螢光幕上的「瑪雅白玉」圖片.....呆了一下。竟是.....方家杰所給我，那黑色文件袋內的「白玉」，這又是一件跟我脫不了關係的事情！

「JUP」又是你，把怪事跟我扣上。不過，你想拿回它，我不會讓你稱心如意。這塊燙手山芋般的「白玉」是絕不能給任何人知道，「JUP」這麼緊張，一定是十分重要，很可能跟這些「怪事」的原因有莫大關係。

我把黑色文件袋內的「白玉」拿出來，用堅韌的繩子繫好，掛於頸上，貼身收藏。

一會兒，我便往廚房裏，拿着煮好的杯麪，坐在電腦前。用Google搜尋一下，在搜尋器上，剛打上「3A」，建議搜尋的選項已跳出「Atomshperic Aids Assocation」，普羅大眾稱為「3A」；我按下了相關的網頁，便發現這組織從2003年開始漸露頭角。

2003年2月，冠狀病毒「沙士」襲港，疫情在社區爆發，令近三千人感染，其中三百人死亡，於該年的6月，中國香港才在疫區中除名。正正當年，「Atomshperic Aids Assocation」剛好在疫情爆發前成立，購入大量醫療用品，包括類固醇、口罩等；支援各爆發瘟疫的城市，從中建立了良好的形象。

其後，又在2005年成立公司集資上市，總資產值高達兩億。2006年又成立「AAA投資基金」，進行大規模的金融衍生產品投資；於2008年，爆發「雷曼債券」事件前，更料盡先機地大量沽空資產；事件爆發後，以超低價買入，令總資產值翻上幾十倍；其後，更大量買入上水地區的店舖，藉着內地自由行旅客激增，「3A」公司成為了香港地產的龍頭。

看完後，我深深的抽了一口氣，這個「JUP」應該是創立「3A」組織的人；他做的事情，怎看也像未卜先知，我該怎跟他對抗？

坐着椅子上，呆呆地看着掛在牆上的英式老鐘，「滴滴答答」蕩着的鐘擺.....

「叮噹、叮噹」門鐘響起了。從窗中窺探出去，我看到一個全身濕透、身形嬌小的女生站在我門前，是小蕾啊！自從我在她家中掉下她，她就不停找我，下雨後，她還找了我半天？！

隔着窗子也能看到，雨天下，她那淺藍色小背心已變成深藍色，小背心因雨水而變得貼身，更毫無保留露出Bra的形狀；深藍色白邊熱褲包裹着的臀部也因濕透而顯出內褲邊，而雪白均稱的小腿上已滿佈污水點，可見她真的苦苦找了我半天。

此時，我已飛奔門前，打開大門，看到小蕾了。她蒼白的臉容，長髮已濕透得「答答」的滴出雨水來，一雙像死魚的眼神瞪着我。對視着這眼神，我心如刀割，懊悔不已；也許，我真的不應掉下她。

我欲上前抱緊她時，「啪！」一巴掌清脆利落的打在我臉上，感覺到臉上已紅腫起來。

此時此刻，我才深深感受到小蕾心中的悲傷..... 突然被人甩下，卻全無解釋，甚至在大雨找了半天，也找不到，結果，發現對方只安在家中，對自己毫不重視。多麼令人心痛，感到失望。

(八) 我的最愛

(八) 我的最愛

一巴掌過後，我看到小蕾眼中流出一行行令人心痛的淚水，這淚水一定是很苦的。

「嗚咽，嗚，嗚.....」她一下子便跪在地上，低着頭，像抽搐般痛哭起來。

女人在我面前哭，這不是第一次，但她每一下抽搐聲，像一鞭鞭，狠狠的打在我心中；為何人總是在「事後」才會學懂珍惜，我也一樣吧。

心中感慨，腦海出現了一首廣東歌 ----- 張學友 只想一生跟你走。

「共你有過最美的邂逅 共你有過一些風雨憂愁」
「共你醉過痛過的最後 但我發覺想你不能沒有」
「在你每次抱怨的眼眸 像我永遠不懂給你溫柔」
「別再訴說我倆早已分手 像你教我傷心依然未夠」

的確，現時為止，我沒有「以前跟她在一起」的回憶，但此時此刻，我明白到自己，已確確實實喜歡了她。感情不應用時間長短來衡量，或者，我跟她一個早上的相處，已經從心底中認定了她。

「但你沒帶走 夢裡的所有 讓你走 為何讓你看不到」
「但求你未淡忘 往日舊情 我願默然帶著淚流 很想一生跟你走」
「就算天邊海角 多少改變 一生只有 風中追究 不想孤單的逗留」
「但求你未淡忘 往日舊情 我願默然帶著淚流 很想一生跟你走」
「在我心中的你 思海的你 今生不可不能沒有」

我坐到她身旁，雙手緊抱着她，她身體真的很冰冷，畢竟在雨下走了多個小時.....

感受着雨點打在身上的感覺，我把嘴唇靠在她的耳邊。

「進去吧。」我柔聲的在她的耳邊說道。

她抬起頭，用小貓般惹人憐愛的眼睛看着我，答道：「嗯.....」

我慢慢扶起了她，一步一步走進了屋內；其間，小蕾只低頭走着，一言不發。我急忙走進房中，拿了一套衣物，一條大毛巾，塞給小蕾，並把她推進了浴室裏；我便一轉頭走出浴室，關上了門，坐在沙發上。

「沙、沙、沙.....」聽到浴室傳出花灑的聲音。

一刻過後，「叮噹、叮噹，叮噹、叮噹.....」門鐘再次響起了。我又從窗子窺望出去，看到有三名「黑白配」的高大西裝男，正不停按在門鐘上。

他們十分可疑，三人都是帶上墨鏡，身材高大，看上去孔武有力；看來像典型的特務或是殺手；細心一看，更發現他們西裝上各繡着一個「3A」的小標誌；他們是「JUP」的人！應該是來找那「白玉

」的。當下之計，唯有裝作不在家，先弄清狀況，再作打算。我彎下身子，躲在窗下。此時此刻，「咄。」一聲，浴室門打開，剛洗完澡的小蕾從充滿蒸汽的浴室走出來。

我望着小蕾，一隻手指伸在嘴前，作一個「噓」的手勢，向她示意安靜。他們按了門鐘大概十分鐘，才停下來。此時，小蕾已像小貓般悄悄地鑽到我懷裏，靜靜的看着我。

我心想道：「他們可能沒走。一旦發現我在，可能用強。所以要安靜。」

我輕聲地跟小蕾說：「他們可能沒走，安靜一點，可以嗎？」

小蕾沒有回答我，只是用堅定的眼神看着我，用力地點一點頭。雖然，她對此事全不知情，卻無比的信任着我。

在安靜的環境下，我留意到小蕾嫩白如雪的脖子下，穿上了我的男裝黑色T-Shirt，黑白相襯；由於T-Shirt過大的關係，領子很鬆闊，發現到.....她是「真空」狀態；我不禁再往下掃視，看到那伸手可及的乳形，心癢難耐，雙手蠢蠢欲動。

小蕾可能察覺到我熾熱的視線，臉上出現一片紅暈，慢慢低下了頭。突然，她又抬回頭來，肯定地看着我，那雙瞳，又開始慢慢變成了琥珀色！我驚嚇了一下，心頭湧上一段段往事：早上甜蜜的早餐、跪坐門前聲淚俱下、在我家門前心急如焚地等待我、因找我而全身濕透的身影、剛剛那把巴掌、失望的眼神.....心中充滿了這些回憶，都是小蕾對我的愛。

心中肯定了：小蕾，她絕對不會害我的！我這一輩，也只想跟她走。頓時像決定了什麼，雙手把她抱得更緊，閉上雙眼，把頭靠近了她。

正當吻下去的時候，電話不通氣的響了起來，劃破了固有的寧靜中的激情。

我頓時放開了小蕾，急急走去沙發，拿起電話，看一看來電顯示 -----
「杰」，便立刻接聽了電話，不想讓電話響太久。

「喂？」

「對、對不起，還有東西，遺忘了交給你。」方家杰急忙地說。

「什麼東西？」

「我、我，也沒折開過，不、不知道。」他有點急壞了的感覺。

「1003等？」

「唔.....」我猶豫了一下。

「不、不然，我，我送到府上？你在家嗎？」見我遲疑一下，他便改變主意問道。

我心中暗想：「他說話好像有點問題，像很想確認我的位置。他是『JUP』的人嗎？這是抓我的陷阱？」

「你是『他』的人吧。」我假裝已確定方家杰的身份，想引導他透露真話。

因為，假如方家杰不是「JUP」的人，他手上的東西便十分重要了。

「『他』？『他』是誰？」方家杰疑惑地問道。

「別裝蒜，『他』是『2C 體育科報告』的組員！」

「什麼？那個.....那個叫什麼？啊！穆希羽！對吧？」他恍然大悟地答着。

「不是她。哼，『他』是第四位組員！」我不屑地諷刺他。

「什麼？那年我們只有三個人一組，不是吧？」他反問起來。

「.....」我腦子空白一片，誰是「JUP」？

究竟是穆希羽，還是方家杰有心隱瞞？夢中的穆希羽應該是幫我的，否則不會留「小心因果」的訊息給我；方家杰騙我「JUP」是不存在，他有什麼益處？

如果「JUP」真是第四位組員，他一定知道我認識「JUP」，他編的這個謊話是否有點無稽？

「喂，喂？喂？」方家杰在電話的另一端呼叫着。

想得太多，我不知怎在回應他。下意識便掛了線，順手把電話關掉.....

(九) 有仇報仇

(九) 有仇報仇

放下電話後，我回小蕾身邊，發現她已呼呼入睡了，她找了一整天，又淋了半天雨，真的身心疲累了。我輕手輕腳地抱起了她，生怕吵醒了她；原來小蕾十分輕，大約九十磅左右；抱着她，我慢慢的走進房間，把她放在床上，蓋好被子；凝望着她可人的臉蛋，溫柔地輕掃了她額上的頭髮一下，蜻蜓點水式吻了她額頭一下，便離去。

走出房間，口中歎息了一下，我真的不敢再睡了；想到由字典拼成的那句暗語：「DONT SLEEP」。其實，很早前便已有一個警示。無奈，我沒重視過。由第一個「回到中學」的夢裏，如果能夠注意到一切細節是會影響「現在」；在第二個夢中，我根本不會畫下那「3A」班章，「3A」組織便不會誕生.....

現在，我深深害怕發夢了，在夢中，任何一步或細節做錯了，對「現在」都很可能會有嚴重性的影響，結果或者會是小蕾一眨眼不見了，或者會是全世界人死掉；這個責任，我真的承受不了，亦不敢冒這個風險。進退兩難！

腦中不停地思考着，一下子靈光一閃，一個心寒而偏激的想法油然而生 -----
一切也是源自於我，假設我不在.....世界又會怎樣？一切會回復原狀？小蕾會得到她本該得到的生活吧？肯定的，我是不存在，至少情況不會惡化下去。想着想着，我走向窗邊.....

看着雨下得越來越大，心裏忽然下定決心，「JUP」，不管你是誰？窮追不捨，你狠吧！我便跟你鬥狠！就算化成鬼，也不會放過你！

「哈哈！要死，便要轟轟烈烈！」我冷笑起來。我換上黑色緊身的滑水褲；在白色的短袖襯衣上，披了一件貼身黑色防水外套；加上一對麥綠色軍靴，往廚房抽出工具箱，將兩把半呎長的瑞士軍刀插入軍靴中，看一看電話：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二日下午十時四十分(星期六)，便毅然出門。

一出門，滂沱大雨，感受到一滴滴沈重的雨點，像機關鎗掃在我身上。雨下的很大，連視線也模糊起來，只聽到「灑灑灑.....」的聲音。我雙腳一路往上水廣場跑去，地下彈起來的雨水，像鼓舞着我身心，使我没有因雨勢而停下.....

「唸唸唸~~~
」在我身前突然有一輛黑色小貨車攔腰停下，門一打開，三名「黑白配」的西裝男下車，是那三個剛不停按門鐘的西裝特務。

「是他了。」一名西裝男指着我說道。其餘兩名西裝男便很有默契地左右分開，不想讓我逃去。此時，我身子一閃，便一支箭直衝去正指着我的西裝男，電光火石間，我在靴子中拔出軍刀，雙刀向那個西裝男交叉揮去。明顯地，那西裝男始料未及，雖避開了一刀，肩上卻中了另一刀。

「啊！」
他怒叫一聲，用手按着傷口，帶着惡毒的眼神向我跑來，而其餘兩名西裝男也開始動手了。

我心想：「雙掌難敵四手，先避一避。」

我一聲不響，轉身便跑。他們當中一人受傷，自然追不上；但其餘兩名卻追得很緊。幸好，他們的「專業」-----「黑白配」西裝，使他們不太靈活，否則一定讓他們抓着。

當我想走進大巷子時，其中一名西裝男已抓在我右肩上，另一個已一拳打在我臉上，我眼前一黑.....！！！！

幸好，應該沒暈倒，那西裝男還想抓在我的右肩上，我突然身子一彎，順手飛出已沾上血跡的軍刀，以拖慢他們速度，再一下子跳出，閃進巷子。

上水鄉中，縱橫交錯的巷子使我盡佔地理，拐了一、兩個彎便把他們撇下。此時，我加快腳程，直奔上水廣場。

「呼、呼、呼.....」我急急地喘着氣。呼吸快跟不上腳步了，但一想到小蕾，便咬緊牙關，跑下去。

我步步為營地穿過石湖墟，每遇上大街口，也會先左盼右顧一番，才向前推進；很快就從小巴士站，鑽上行人天橋。終點在望，哈哈！「JUP」，你瞧着看！我會把你絆倒。

到了行人天橋，竟然一個人也沒有.....環境鴉雀無聲，與本來熱鬧的上水，大庭相徑；好像時間也靜止了。不，慢着，應該是我一路趕來也沒有遇到一個路人！我心中不禁一寒，這感覺，究竟是「現實」，還是在夢中？

「咯咯咯.....」一步步高跟鞋聲音，響亮地從上水廣場傳出來。

我看到一個十分高挑的人影出現在我面前，竟然是她！

穆希羽！

她一身女強人的高級行政人員裝束，白色的恤衫外，穿上了一件女式收腰西裝，黑色的貼身短裙下，仍是那雙槍杆般的長腿；更穿上了黑絲襪和黑色高跟鞋，顯得更為修長；黑色的西裝跟她那沒有半點血色的膚色，互相輝襯。她一副精緻的臉容上，仍然是那雙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眼神，正冷冷地緊瞪着我。

此時，我臉上一灰，眼神一沈，原來騙我的是她！好心計！

「『引皿』，拿、出、來！」她清鈴般的聲音，卻冷冷地一字字吐出她的說話。

「什麼『引皿』？我不知道。」我没好氣地說。

「我、感、覺、到；它、在、你、胸、前。」她指着我胸膛。

什麼？原來那塊「瑪雅白玉」便是她口中的「引皿」。

「哦，原來你說這個。」

說着我便從衣領中抽出「白玉」。穆希羽頓時兩眼發光，像瞪着獵物般的眼神，我便肯定這東西她口中的「引皿」。

「快、給、我！」她急急地向我走過來，想奪去它。

「站着！別動！否則，我立刻掉碎它！」我大聲示意，便把它握在手中，做出一個隨時會掉碎它的姿勢。

她立即停下來，焦急的緊緊看着「引皿」。哈哈！她被我威脅到了，現在主動權在我手上，我必需要跟她套出更多真相。

「請回答我的問題！不要想着騙我，不然，你知道後果。」我提高聲量跟她說道。她不滿地點了點頭.....

(十) 真相大白 (完結)

(十) 真相大白

在接下來幾分鐘，我跟穆希羽完全沈默下來。我腦中不斷組織問題，以弄清楚整件事情；然而，她應該想着如何盡快搶奪「引皿」。

我終於打破了沈默說道：「『2C班體育報告』中，第四個人是誰？」

此時，我必需弄清楚誰是「JUP」，否則連敵人也不知是誰，根本無從下手。

「『2C班體育報告』？什、麼、第、四、人？」她一臉不解地問道。

「在3A班房門前，你提及對報告中的『他』，便是在組員名單上，一個被人塗掉而看不清的名字，其中，隱約看到的那個『JUP』。」

「我、不、清、楚、你、說、的、『JUP』；組、中、只、得、三、個、人。」

我暗想：「吓？這是什麼回事？三個人？在3A班房前，她曾提及的『他』是不存在的？更不是『JUP』？」

她看我呆了一下，便接着解釋：「那、個、『JUP』、是、我、寫、下、的。」

「我、本、名、叫、『Jupiter Helm Yuzi』。」她自豪地說起來。

Jupiter Helm

Yuzi？穆希羽？這有什麼關連？「JUP」如果是她的名字，那.....在3A班房門她曾提及的「他」又是誰。

我腦子一轉，換一個方式問道：「你曾說過，有人會為我帶來危險！他是誰？」

穆希羽沒有回答，只是慢慢舉起手，指着我身後。

看到她的動作，我心中驚嚇了一下，立即回頭一看，咦！什麼人也沒有！？

心想：「中計。」

再回頭看，幸好，穆希羽沒有趁機偷襲，只是原地站着，繼續指着我.....難道是.....

「我？」我大聲地叫了出來。

穆希羽只是點一下頭。我？我是我一直對抗的「JUP」？不可能，是另一個「我」嗎？難道我是人格分裂，而我一直不知道？這個人格又一直在干擾我的人生？

「『引皿』，給、我！一、切、回、復、正、常！」她再一次要求。

一切可以回復正常？她不是騙我把「引皿」給她吧？

「穆希羽！先答我！什麼是『引皿』？什麼是『引子』？」

「『引皿』、加、強、引、子。『引子』、可、打、破、平、行、時、光。」她不耐煩說道。

這是什麼？打破平行時光？即是可以回到過去？這些「夢」不是夢，而是我的「過去」？難道我一直回到過去，我，便是一直干擾自己人生的元兇？

「快！時、間、不、多！你、沒、有、『引子』！回、不、到、現、實！」

現實什麼？我現在是身處「過去」嗎？我應該沒有睡着。難道.....那西裝男的一記重拳，實際上的我已昏倒？再回到「過去前一秒」？

突然，穆希羽已衝向我，把我撞到橋上的欄杆；她用她長長的身板壓迫我，正想伸手搶走「引皿」；我身子一閃，便跟她纏在一起，兩人已飛在空中，從橋上掉下去。在空中，她眼明手快地搶去了「引皿」，看她雙手緊握「引皿」，發出琥珀色的光芒。

這些光芒，竟跟那琥珀色的瞳孔是一樣的！穆希羽一下子，便像「魔術表演」一樣，凌空不見了。我仍舊向下跌，我的生命也該結束了；希望，世界真的如她所說，回復正常；小蕾也會活得很好吧，再見了。

我感到身後的巨大壓力，五臟正在翻騰，痛苦，很痛苦，到了極點，身體一下子沒了感覺，眼前一黑.....期間，我睜開眼睛，視線十分模糊.....我矇矓中看到小麥色的雙手.....感受到琥珀色的光芒.....

當我再睜開眼睛，看到了白色的天花板，一陣陣消毒藥水味，在看看自己，已躺在床上，我是在醫院吧。我在床邊拿起電話，看了一下，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三日上午十時正(星期日)，我沈默了一下，便躺回床上，好好休息。

接下來的兩天，我住在醫院，好好養病。經一番理解後，我才知道，在二月二十一日早上(星期五)，即上班途中，我在上水鄉停車場已遇上了車禍，一直昏迷兩天，至二月二十三日才蘇醒，難道這發生的一切，也是我昏迷時的一個夢？還是一切真的發生過，而世界又重回正軌來？

此時，我鼓起勇氣，拿出電話，從連絡人一欄中，找到了「杰」。看到這個名字，我手指停在「撥號」上，心中百感交集.....始終我按了下去。

「嘟、嘟、嘟.....」「喂？」一把熟識的聲音在電話中響起。

「嗨，很久沒見了.....」我緊張的打開話題。

「嗯，你最近怎樣？」方家杰問道。

.....

一切如我所料，這個世界是我原本所熟識的，也許，一切都是我的幻想。

一天過後，我離開了醫院，回到家中，看到了那凌亂不堪的書櫃，仍是「出事前」的模樣，我拉高衣袖，便開始整理它。在一疊疊厚厚的文件中，找到了那張中七的高考成績單，反轉一看，什麼字也沒有寫上.....一飯頓過後，我整理好書櫃了。

突然，心血來潮，想在上水逛一逛，便換上休閒便裝，帶上了MP3，出門了。

出門後，奇怪了，竟發覺MP3只剩下一首歌 ----- 譚嘉儀 差半步 (單戀雙城插曲)

「天灰了 合著眼睛」
「忘記了彩虹 沒有天晴」
「黑暗下 無力提防淚水浸沒愛情」
「最痛的回憶化做雨滴」

去到了紅雞學校的旁邊，我站在那個公園中；看到這一草一木、幾張長木椅子和石桌子，心中感慨了一下.....

「還差半步 我要孤身走進荒蕪」
「才偶遇你 停在彩色的峽谷」
「像風吹起 叫我哭泣使我感動」
「令我又再放鬆 再度期待抱擁」

走到廣成冰室，我停了一下.....看到這裏照舊人來人往.....

「一點哄動 割破黑色的晚空」
「讓我安心去目送」
「遺憾中每段起伏」
「在新一天 愛上今天的美好」
「共你應該會做到 求能讓愛好好繼續」

站在龍探路的十字大街，站在紅綠燈前，我閉上雙眼，靜聽這一切.....

「當天我 並沒信心」
「誰信有可能 遇上他人」
「當你在 才讓殘存自卑變做勇敢」
「不怕讓愛走得這麼近」

回到上水鄉，我站在大榕樹後，看着我家大門，發呆了.....

「當天我 並沒信心」
「誰信有可能 遇上他人」
「當你在 才讓殘存自卑變做勇敢」
「不怕讓愛走得這麼近」

我回到門前，發現了信箱中，竟然有一個黑色文件袋！我馬上打開了，內裏有個小信封，隨即再折開了。

「呼.....」我深深歎了一口氣。

看到一幅照片，是我跟小蕾在中學時期的合照.....照片中，我們親暱的靠得很近.....我們有拍過這張相片？我竟記不起？現實中，我跟小蕾應沒拍過拖.....為何.....

的確，在一連串古怪事件中，稍有差池，便可能萬劫不復。這使我心情大起大跌，小蕾成為了我心中的支柱。

現在的小蕾，對我這個曾經的中學同學可能沒有印象，甚至，可能會完全忘記了我.....

但看着這幅合照，我心裏總有一點點盼望.....希望她會記很這一切...

「鈴、鈴、鈴.....」電話響起來。

「先生，你好，醫院打來的，你有個人物品留下了.....」

.....

很快，我便去到醫院，領回我的個人物品。

一轉身.....

我看到一個穿上病人衣服的輪椅少女.....

她帶有少許包包臉，膚色凝白透紅，留了一頭烏溜溜的及肩長直髮；眼睛水汪汪、亮晶晶，淡紅小豐唇；她嬌滴滴的身形坐在輪椅上，下身修長的雙腿卻放在輪椅的腳托上.....

她是文靜蕾！

她為何會坐在輪椅上，她究竟發生過什麼事。

我慢慢地向她走去.....我看到了，她幽暗的眼神。

我心裏卻一下子痛起來，想盡一切的努力，帶給她一生的溫暖。

當她留意到我的接近，她抬起頭望着我，我們視線對上了.....

她什麼也沒說，只是向我微微點頭示好.....

此時，我鼓起勇氣，走前一步.....

「嗨.....」

.....

(全卷完)

後記

這篇小說其實已完成了很久...只是續章公開...

可能讀者們會不明白所寫的內容，認為雜亂無章。

的確，故事表達較為模糊；細節也不太清楚，亦隱藏了太多背後的劇情。(大家可以補完一下)(苦笑)

明顯地，鑒於小弟首次寫小說，功力有待改進...希望各位原諒！

最後，多謝看過讀者們，你們的忍耐實在太偉大~ (淚)

希望將來會再見大家~~~